古今小說





第二十一卷

臨安里錢婆留發跡

貴逼身來不自由　幾年辛苦踏山丘
滿堂花醉三千客　一劍霜寒十四州
萊子衣裳宮錦窄　謝公篇詠綺霞羞
他年名上凌雲閣　豈羨當時萬戶侯

這八句詩乃是晚唐時貫休所作那貫休是個有名的詩僧因避黃巢之亂來於越地將此詩獻與錢王求見錢王一見此詩大加歎賞但嫌其一劍霜寒十四州之句殊無恢廓之意遣人對他說教和尚改十

四州爲四十州方許相見貫休應聲吟詩四句詩曰

不羨榮華不懼威　添州改字總難依
閒雲野鶴無常住　何處江天不可飛

吟罷飄然而入蜀錢王懊悔追之不及真高僧也後人有詩說錢王云

文人自古傲王侯　滄海何曾擇細流
一個詩僧容不得　如何安坐添州

此詩是說錢王度量窄狹所以不能成霸圖止於一十四州之主雖如此說像錢王生於亂世獨霸一方做了一十四州之王稱孤道寡非通小可你道錢

王是誰他怎生樣出身有詩爲證

項氏宗衰劉氏窮　一朝龍戰定關中
紛紛肉眼看成敗　誰向塵埃識駿雄

話說錢王名鏐表字具美小名婆留乃杭州府臨安縣人氏其母懷孕之時家中時常火發及至救之又復不見舉家怪異忽一日黃昏時候錢公自外而來遠遠見一條大蜥蜴在自家屋上蜿蜒而下頭垂及地約長丈餘兩目熠熠有光錢公大驚正欲聲張忽然不見只見前後火光亘天錢公以爲失火急呼隣里求救衆人也有已睡的未睡的聽說錢家火起都爬

起來收拾撓鈎水桶來救火時那里有什麼火但聞房中呱呱之聲錢媽媽已產下一個孩兒錢公因自已錯呼救火驚惱了隣里十分慚愧正不過意又見了這條大蜥蜴都是怪事想所産孩兒必然是妖物留之無益不如溺死以絕後患也是這小孩兒命不該絕東隣有個王婆平生念佛好善與錢媽媽往來最厚這一晚因錢公呼喚救火也跑來看鬧哉錢媽媽生產進房幇助見養下孩兒歡天喜地抱去盆中洗浴被錢公劈手奪過孩兒按在浴盆裡面要將溺死慌得王婆叫起屈來倒身護住定不容他下手連

會道罪過罪過這孩子一發一身投得個男身作何罪業要將他消久自古道虎狼也有父子之情你老人家是何意故錢媽媽也在床得上喚將起來錢公道這孩子臨產時家中有許多怪異只恐不是好物

五種異

留之爲害王婆道一點點血塊那裡便定得好歹况且貴人生產多有奇異之兆反爲祥瑞也未可知你老人家若不肯留這孩子時待老身領去過繼與沒孩兒的人家養育也是一條性命與你老人家也免了些罪業錢公被王婆苦勸不過只得留了取個小名就喚做婆留有詩爲証

五月佳兒說孟嘗　　又因光怪誤錢王

試看聖文并后稷　　君相從來豈殀亡

古時姜嫄感巨人跡而生子、懼而棄之於野、百鳥皆舒翼覆之、三日不死、重復收養、因名曰棄。比及長大、天生聖德、能播種、五穀、帝堯任為后稷之官、使主稼穡、是為周朝始祖、到武王之世、開了周家八百年基業。又春秋時楚國大夫鬭伯比與䢵子之女偷倩、生下一兒、其母䢵夫人以為不雅、私棄於夢澤之中、䢵子出獵到於夢澤、見一虎跪下、將乳喂一小兒、心中、怪異、那虎乳罷孩兒自去了、䢵子教人抱此兒回來

不丹料切 去女餅胡 濁

封夫人說妄此兒必是異人夫人說得巳女許云玉
將實情說出鄖子就將女配與鬪伯比為妻教他撫
養此兒楚國土語喚乳做穀喚虎做於菟因有虎乳
之異取名曰穀於菟後來長大為楚國令尹則令傳
說的楚令尹子文就是所以說貴人無死法又說大
難不死必有後祿今日說錢公滿意要溺死孩兒又
被王婆留住豈非天命話休絮煩再說錢婆留長成
五六歲便頭角嶄異相貌雖偉膂力非常與里中衆
小兒遊戲廝打隨你十多歲的孩兒也弄他不過只
索讓他為尊這臨安里中有座山名石鏡山山有圓

石其光如鏡照見人形錢婆留每日同衆小兒在山邊遊戲石鏡中照見錢婆留頭帶冕旒身穿蟒衣玉帶衆小兒都吃一驚齊說神道出現偏是婆留全不駭懼對小兒說道這鏡中神道就是我你們見我都該下拜衆小兒羅拜於前婆留安然受之以此爲常一日回去向父親錢公說知其事錢公不信同他到石鏡邊照驗果然如此錢公吃了一驚對鏡暗暗禱告道我兒婆留果有富貴之日昌大錢宗願神靈隱蔽鏡中之形莫被人見恐惹大禍禱告方畢教婆留再照時只見小孩兒的模樣並無王者衣冠錢公故

意罰道孩子家眼花說話下次不可如此代用言留
再到石鏡邊遊戲衆小兒不見了神道不肯下拜了婆留心生一計那石鏡傍邊有一株大樹其大百圍枝葉扶踈可蔭數畝樹下有大石一塊有七八尺之高婆留道這大樹權做個寶殿這大石權做個龍案那個先爬上龍案坐下的便是登寶殿了衆人都要拜賀他衆小兒齊聲道好一齊來爬時那石高又高峭又峭滑又滑怎生爬得上天生婆留身材矯捷又且有智他想着大樹本子上有幾個乾瓤好借脚力相在肚裡了跳上樹根一步步攀緣而上約莫離地

劉文之戲以戰陣喧錢之戲以入封吳留之戲以南面王

詩

丈許看得這塊大石親切放手望下只一跳端端正正坐於石上衆小兒發一聲喊都拜倒在地婆留道今日你們服也不服衆小兒都應道服了婆留道既然服我便要聽我號令當下折些樹枝假做旗旛雙雙派對擺個隊伍不許混亂自此爲始每早排衙行禮或剪紙爲青紅旗分作兩軍交戰婆留坐石上指揮一進一退都有法度如違了他便打衆小兒打他不過只得依他無不懼怕正是

天挺英豪志量開　休教輕覷小兒孩

未施濟世安民手　先見驚天動地才

再說婆留到十七八歲時頂冠束髮長成一表人材生得身長力大腰濶膀開十八般武藝不學自高雖曾進學堂讀書粗曉文義便拋撇了不肯專心又不肯做農商經紀在里中不幹好事慣一偷雞打狗吃酒賭錢家中也有些小家私都被他賭博消費得七八了爹娘若說他不是他就嘔着氣三兩日出去不歸因是管轄他不下只得由他此時里中都喚他做錢大郎不敢叫他小名了一日婆留因沒錢使用忽然想起顧三郎一夥嘗來打合我去販賣私鹽我今日身閑無事何不去尋他行到釋迦院前打從底漢

老門首經過，那戚漢老是錢塘縣第一個開賭場的，家中養下幾個娼妓，招引賭客，婆留閒時也常在他家賭錢住宿。這一日忽見戚漢老左手上橫著一把行秤，右手提了一隻大公雞，一個豬頭，回來看了婆留便道：大郎連日少會。婆留問道：有甚好賭客在家？漢老道：不瞞大郎說，本縣錄事老爺有兩位郎君，好的是賭博，也肯使花酒錢，有多嘴的對他說了，引到我家坐地，要尋人賭賽，陸人聽說是見在官府的兒，没人敢來上樁。大郎有釆時進去賭對一局，他們都是見釆分文不欠的。婆留口中不語，心下思量道：兩

日正沒生意且去淘摸幾貫錢鈔使用便向戚漢老道別人將他官府我却不將他便對一個打恭只相求頭短少須吃他財主笑話少停賭對時我只說有在你處你與我招架一聲得來時平分便了若還輸去我自賠你漢老素知婆留平日賭性最直便慫這使得當下漢老同婆留進門與二鍾相見道二鍾一個叫做鍾明一個叫做鍾亮他父親是鍾起見為本縣錄事之職漢老開口道此間錢大郎年紀雖少最好拳棒樗蒲博戲聞知二位公子在小人家行待來進見原來二鍾也喜拳棒正投其機又見婆留一

表人材不勝歡喜當下叙禮畢閒講了底路拳法鐘明就討與陸盤擺下身邊收出十兩重一錠大銀放在卓上說道今日與錢兒初次相識止只略這錠銀子婆留假意向袖中一摸說道在下偶然出來那一個朋友遇戚老說公子在此特來相會不曾帶得什麼采來回頭看着漢老道左右有在你處你替我答應則個漢老一時應承了只得也取出十兩銀子做一堆兒放着便道小人今日不方便在此只有這十兩銀子做兩局賭麼自古道稍粗膽壯婆留自已沒一分錢鈔卻教漢老應出銀子膽已自不壯了着了

急一邊兩局都輸鍾明收起銀子便道得罪得罪教
小廝另取一兩銀子送與漢老作爲頭錢漢老雖然
還有銀子在家只怕錢大郎又輸去了只得認着惱
氣收了一兩銀子將雙陸盤撥過一邊擺出酒肴留
欽婆留那裡有心飲酒便道公子寬坐容在下回家
去再取稍來决賭何如鍾明道最好鍾亮道既錢兄
有興明日早些到此竟日取樂今日知己相逢且共
飲酒婆留只得坐了兩個妓女唱曲侑酒正是

賭塲逢妓女　銀子當磚塊
牡丹花下死　還却風流債

當日正在歆飲之際、忽聞叩門聲、開看時、卻是緝事衙中當直的、說道老爺請公子議事、教小的們那處不尋到、卻在這里、鍾明鍾亮便起身道老父呼喚不得不去、錢兄明日須早來頑耍、寫提向漢老說聲相擾、同當直的一齊去了、婆留也要出門、被漢老雙手拉住道我應的十兩銀子、幾時還我、婆留一手劈開便走、口裡答道來日送還、出得門來、自言自語的道今日手裡無錢、卻賭得不爽利、還去尋顧三郎借我貫鈔、明日來翻本、帶着三分酒興、逕往南門街上而來、向一個僻靜巷口、撒溺背後一人將他腦後一拍

叫道大郎甚風吹到此婆留囘頭看時正是販私
鹽的頭兒顧三郎婆留道三郎今日相訪有何話說
顧三郎道甚話婆留道不瞞你說兩日賭得沒興與
你告借百十貫錢去翻本顧三郎道百十貫錢却易
只今夜隨我去便有婆留道那裡去顧三郎道莫問
莫問同到城外便知兩個步出城門恰好日落西山
天色漸瞑約行二里之程到個水港口黑影裡見纜
個小船離岸數尺船上蘆蓆滿滿冒住密不通風並
無一人顧三郎捻起泥塊向蘆蓆上一撒撒得聲響
忽然蘆蓆開處船艙裡鑽出兩個人來咳嗽一聲顧

三郎也咳嗽相應那邊兩個人即便撑船攏來顧三郎同婆留下了船艙船艙還藏得有四個人這里兩個人下艙便問道三郎你與誰人同來顧三郎道請得主將在此休得多言快些開船去說罷衆人拿備動篙把這船兒弄得梭子般去了婆留道你們今夜又走什麼道路顧三郎道不瞞你說兩日不曾做得生意手頭艱難聞知有個王節使的家小船今夜泊在天目山下明早要進香此人巨富船中必然廣有金帛弟兄們欲待借他些使用只是他手下有兩個蒼頭叫做張龍趙虎大有本事沒人對付得他正思

想大賊了得天幸適纔相遇此乃天使其便大膽相遂至此婆留道做官的貪贓枉法得來的錢鈔此乃不義之財取之無礙正說話間聽得船頭前搖槳響又有一個小撑船來到船上共有五條好漢在上兩船上一聲咳嗽相應婆留已知是同夥更不問他只見兩船幫近顧三郎悄悄問道那話兒歇在那里撑船上人應道只在前面一里之地我們已是着眼了當下衆人將船搖入蘆葦中歇下敲石取火衆好漢都來與婆留相見船中已備得有酒肉各人大碗酒大塊肉吃了一頓分撥了器械兩隻船十三籌好漢

便見可才大於

一齊上前進發、遙見大船上燈光未滅、衆人提船攏去、發聲喊、都跳上船頭、婆留手執鐵稜棒打頭、正遇着張龍、早被婆留一棒打落水去、趙虎望後艙便跑、滿船人都唬得魂飛魄散、那個再敢挺敵、一個個跪倒船艙、連聲饒命、婆留道、衆兄弟聽我分付、只許收拾金帛、休殺害他性命、衆人依言、將舟中輜重恣意擄取、忽哨一聲、衆人仍分作兩隊、下了小船、飛也是搖去了、原來王節使另是一個座船、他家小先到一日、次日王節使方到、已知家小船被盜、刻開失單、往杭州府告狀、杭州刺史董昌准了、行文各縣訪拿眞

臨真與些文書行到淳安縣來、知縣差[illegible]
使臣限時限日的捕拿、不在話下、再說劉三那一般、
重泊船於蘆葦叢中、將所得利物衆人十三分均分、
因婆留出力議定多分一分與他、婆留共得了三大
錠元寶百來兩碎銀及金銀酒器首飾又十餘件此
時天色漸明、城門已開、婆留懷了許多東西跳上船
頭對顧三郎道多謝作成下次再當效力、說罷進城
逕到戚漢老家、漢老兀自床上翻身、被婆留叫喚起
來、雙手將兩眼揩抹問道大郎何事來得恁早、婆留
道鍾家兄弟如何還不來、我尋他則個、便將元

寶碎銀及酒器首飾一頓交付與戚漢老說道恐怕又煩累你應來這些東西都留你處慢慢的支銷昨日借你的十兩頭你就在裡頭除了罷今日二鍾來你替我將幾兩碎銀做個東道就算我請他一席戚漢老見了許多財物心中歡喜連聲應道這小事但憑大郎分付要留道今日起早些既二鍾未來我要尋個靜辦處打個盹戚漢老引他到一個小小閣兒中自本床上叫道大郎任意安樂小人去梳洗則個那說鍾明鍾亮在衙中早飯過了袖了幾錠銀子再到戚漢老家來漢老正在門首買東買西見了二鍾

便道錢大郎今日很東道相請在此身候久了在小閣中打睡二位先請進去小人就來陪奉鍾明鍾亮兩個私下稱讚道難得這般有信義之人走進堂中只聽得打鼾之聲如霹靂一般的響二鍾吃一驚尋到小閣中猛見個丈餘長一條大蜥蜴據于床上頭生兩角五色雲霧罩定鍾明鍾亮一齊叫道作怪只這聲作怪便把雲霧冲散不見了蜥蜴定睛看時乃是錢大郎直挺挺的睡着弟兄兩個心下想道常聞說異人多有變相明明是個蜥蜴如何却是錢大郎此人後來必然有些好處我們趂此未遇之先與他

古人結義與結義字人結義乃結義古人豈義勝同既今人結再沒下稍酒肉場中心腹話一兩下聚訂酒為同飲兄弟多作便同怪怪但知不義此數語最書中當屬

結交有何不美兩下商量定等待婆留醒來二人更不言其故只說我弟兄相慕信義情願結桃園之義不知大郎允否婆留也愛二鍾爲人爽慨當下就在小閣內八拜定交因婆留年最小做了三弟這日也不賭錢大家暢飲而別臨別時鍾明把昨日賭贏的十兩銀子送還婆留婆留那里肯收便道咸虞老虎小弟自己還過了這銀大哥權且留下且待小弟手中乏時相借未遲鍾明只得收去了自此日爲始三個人時常相聚因是吃酒打人飲博場中出了個大名號爲錢塘三虎這句話吹在鍾起耳朶裡來好生

不樂將兩個兒子禁約在衙中不許他出外遊蕩致留連日不見二鍾在錄事衙前探聽已知了這個消息害了二一怕好幾日不敢去尋二鍾相會正是

取友必須端　休將戲謔看
家嚴兒學好　子孝父心寬

再說錢婆留與二鍾蹤了少不得又與顧三郎這夥親密時常同去販鹽爲盜此等不法之事也不知做下幾十遭原來走私商道路的第一次膽小第二次膽大第三第四次渾身都是膽了他不犯本錢大錠銀大貫鈔的使用僥倖其事不發落得快活受用且

到事發再處他也拚得做得自古道若要不知、除非莫爲只因顧三郎夥內陳小乙將一對赤金蓮花杯在銀匠家倒換銀子、被銀匠認出是李十九員外庫中之物對做公的說了、做公的報知縣尉、訪着了這一夥姓名尚未挨拿、忽一日縣尉請鍾籙事父子在衙中飲酒、因鍾明寫得一手好字、縣尉邀至書房求他寫一幅單條、鍾明寫了李太白少年行一篇縣尉展看稱美鍾明偶然一眼覷見大端石硯下露出些紙脚推開看時寫得有多人姓名鍾明有心、捉個冷眼取來藏於袖中、背地偷看、都是所訪盜的單兒

內中有錢婆留名字，鍾明吃了一驚。上廳後不多遠，杯酒便推腹痛先回。縣尉只道真病，由他去了。誰知卻是鍾明的詭計。當下鍾明也不回去，急急跑到戚漢老家，教他轉尋婆留說話。恰好婆留正在他家中鬬牌賭色，鍾明見了，也無暇作揖，一隻臂膊牽出門外，到個僻靜處，說道：「如此如此，幸我看見，偷得訪單在此。兄弟快些藏躲，恐怕不久要來緝捕，我須救你不得。一面我自着人替你在縣尉處上下使錢，若三個月內不發作時，方可出頭。兄弟千萬珍重。」婆留道：「單上許多人都是我心腹至友，哥哥若營爲時，須一

倆與他解覓若放一人到官衆人都是不乾淨的鍾明道我自有道理說罷鍾明自去了這一個信息得婆留脚也不停逕跑到府門尋見顧三郎說知其事也教他一路作速發開伙得招風攬火顧三郎道我們只下了盐船各鎮市四散撐開沒人知覺只你守着爹娘沒處去得怎麽好婆留道我自不妨事珍重珍重說罷別去從此婆留裝病在家准准住了三個月早晚只演習鎗棒並不敢出門連自己爹娘也道是個異事却不知其中緣故有詩為証

鍾明欲救婆留難　又見婆留轉救人

同樂同憂真義氣　英雄必不負交親

邦說縣尉次日正要勾攝公事、尋覓底下這個訪眾、已不見了。一時亂將起來、將著房中小厮吊打、再不肯招承。一連亂了三日、沒些影響。縣尉沒做道理處、此時鍾明、鍾亮、將著私財、上下使用、緝捕使臣都得了賄賂、又將白銀二百兩、央使臣轉送縣尉、教他開趕這宗公事、幸得縣尉性貪、又聽得使臣說道、錄事衙裏替他打點、只疑道那邊先到了錄事之手、我也落得放鬆做個人情、收受了銀子、假意立限與使臣緝訪、過了一月兩月、把這事都放慢了。正是、官無三

際又道是有錢使得鬼推磨不在話下話分兩頭再表江西洪州有個術士、

此人善識天文精通相術白虹貫日、便知易水奸謀寶氣騰空預辨豐城神物、决班超封侯之貴剋鄧通餓死之期殃祥有准半辟仙、占候無差高術士

這術士喚做廖生預知唐季將亂隱於松門山中、忽一日夜坐望見斗牛之墟、隱隱有龍文五采知是王氣算來該是錢塘分野、特地收拾行裝來遊錢塘再占雲氣却又在臨安地面乃裝做術士隱于臨安市

上每月市中人求相者甚多都是等閒之輩並無異人在內忽然想起錄事鍾起是我故友何不去見他即忙到錄事衙中通名鍾起知是故人廖生到此倒屣而迎相見禮畢各叙寒溫鍾起叩其來意廖生屏去從人私向鍾起耳邊說道不肖夜來望氣知有異人在於貴縣求之市中數日杳不可得看足下尊相雖然貴顯未足以當此也鍾起乃召明亮二子求他一看廖生道骨法皆貴然不過人臣之位所謂異人上應着斗牛間王氣惟天子足以當之最下亦得五霸諸侯方應其兆耳鍾起乃留廖生在衙中過宿次

日鍾起只說縣中有疑難事欲共商議備下酒席在吳山寺中悉召本縣有名目的豪傑來會令廖生皆地裡一個〻看過其中貴賤不一皆不足以當大貴之兆當日席散鍾起再邀廖生到衙欲待來日更搜尋鄉村豪傑教他飽看此時天色將晚二人並馬而回卻說錢婆留在家已守過三個月無事歡喜無限想起二鍾救命之恩大着膽來到縣前聞得鍾起在吳山寺宴會悄地到他衙中要尋二鍾兄弟拜謝鍾明鍾亮知是婆留相訪乘着父親不在慌忙出來相迎聚話忽聽得馬鈴聲響鍾起回來了婆留望見了〻

鍾起唬得心慌亂跳低着頭望外只顧廻避閃是甚人唱教个下廖生急忙向鍾起說道奇哉怪哉所言異人乃應在此人身上不可慢之鍾起素信廖生之術便改口教人好好請來相見婆留只得轉來鍾起問其姓名婆留好像泥塑木雕的那裡敢說鍾起焦燥乃喚兩個兒子問此人何姓何名住居何處緣何你與他相識鍾明料瞞不過只得說道此人姓錢小名婆留乃臨安里人鍾起大笑一聲拍着廖生背地說道先生錯矣此乃里中無賴子目下幸逃法網安望富貴乎廖生道我已決定不差足下父子之貴

皆因此人而得乃向婆留說道你骨法非常必當大貴光前耀後願好生自愛又向鍾起說道我所以訪求異人者非貪圖日後攀帶富貴正欲驗我術法之神耳、從此更十年吾言必驗足下識之只今日相別、後會未可知也、說罷飄然而去鍾起纔信道婆留是個異人、鍾明鍾亮又將戚漢老家所見斷蜴生角之事對父親述之愈加駭然當晚鍾起便教兒子留款婆留勸他勤學鎗棒不可務外爲非致損聲名家中乏錢使用我當相助、自此鍾明鍾亮仍舊與婆留往來不絕比前更加親密有詩爲證、

堪嗟豪傑混風塵　誰向貧窮識異人
只為廖生能具眼　頓令錄事效嘉賓

話說唐僖宗乾符二年黃巢兵起攻掠浙東地方杭州刺史董昌出下募兵榜文鍾起聞知此信對兒子說道即今黃寇猖獗兵鋒至近刺史募兵男殺賊此乃壯士立功之秋何不勸錢婆留一去鍾明鍾亮道兒輩皆願同他立功鍾起歡喜當下請到婆留將此情對他說了婆留磨拳撑掌踴躍願行一應衣甲器仗都是鍾起支持又將銀二十兩助婆留爲安家之費改名錢鏐表字具美取留鏐二音相同故也三人

辭家上路直到杭州見了刺史董昌董昌見他器宇魁梧試其武藝果然熟閑不勝之喜皆署為裨將管前聽用不一日探子報道黃巢兵數萬將犯臨安要相公策應董昌就假錢鏐以兵馬使之職使領兵往救問道此行用兵幾何錢鏐答道將在謀不在勇兵貴精不貴多願得二鍾為助兵三百人足矣董昌即命錢鏐於本州軍伍自行挑選三百人同鍾明鍾亮率領望臨安進發到石鑑鎮探聽賊兵離鎮止十五里錢鏐與二鍾商議道我兵少賊兵多只可智取不可力敵宜出奇兵應之乃選弓弩手二十名自家率

有良將能以少敵衆必[illegible]

[illegible]妙也

[illegible]三百人可當千萬人之用

領多帶良箭伏山谷險要之處先差砲手二人伏於賊兵來路一等賊兵過險放砲爲號二十張強弓一齊射之鍾明鍾亮各引一百人左右埋伏准備策應餘兵散布山谷揭旗吶喊以助兵勢分撥已定黃巢兵早到原來石鑑鎮山路險隘止容一人一騎賊先鋒率前隊兵度險皆單騎魚貫而過忽聽得一聲砲響二十張勁弩齊發賊人大驚正不知多少人馬賊先鋒身穿紅錦袍手執方天畫戟領掃令字旗跨一匹瓜黃戰馬正揚威耀武而來却被弩箭中了頸項倒身顛下馬來賊兵大亂鍾明鍾亮引着二百人呼

楊復恭之事
曳兵再假得
入之地矣
再猜

厮唱勢兩頭殺出賊兵着忙又聽得四圍吶喊不絕正不知多少軍馬自相踩踏斬首五百餘級餘賊潰散錢鏐全勝了一陣想道此乃僥倖之計可一用不可再也若賊兵大至三百人皆爲虀粉矣此去三十里外有一村名八百里引兵屯於彼處乃對道傍一老媼說道若有人問你臨安兵的消息但言屯八百里就是郝說黄巢聽得前隊在石鑑鎮失利統領大軍彌山蔽野而來到得鎮上不見一個官軍遣人四下搜尋居民問信少停拿得老媼到來問道臨安軍在那里老媼答道屯八百里兩三問時只是說屯八

百里黃巢不知八百里是地名只道官軍四集屯了八百里路之遠乃歎道劉若二千弓弩手尚然敵他不過況八百里屯兵乎杭州不可得也於是賊兵不敢停石鑑鎮上逕望越州一路而去臨安賴以保全有詩爲證

能將少卒勝多人　良將機謀妙若神
三百兵屯八百里　賊軍駭散息烽塵

再說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聽得黃巢兵到一時不曾做得準備乃遣人打話情願多將金帛犒軍求免攻掠黃巢受其金帛亦逕過越州而去原來劉漢宏先

可惜宏非之才

爲杭州刺史董昌在他手下做裨將充募兵使因平了叛賊王郢之亂董昌有功就升做杭州刺史劉漢宏却升做越州觀察使漢宏因董昌在他手下出身屢屢欺傍董昌不能堪漸生嫌隙今日巢賊經過越州雖然不曾殺掠却費了許多金帛訪知杭州到被董昌得勝報功心中愈加不平有門下賓客沈苛獻計道臨安退賊之功皆賴兵馬使錢鏐用謀取勝聞得錢鏐智勇足備明公若馳咫尺之書厚具禮幣只說越州賊寇未平向董昌借錢鏐來此征勦哄得錢鏐到此或優待以結其心或尋事以斬其首董昌剸

夫右臂無能爲矣方今朝政顛倒宦官弄權宦家威
令不行天下英雄皆有割據一方之意若吞併董昌
奄有杭越此覇王之業也劉漢宏爲人志廣才疎這
一席話正投其懷以手撫周苛之背連聲讚道吾心
腹人所見極明妙哉妙哉即忙修書一封

漢宏再拜奉書於　故人董公麾下頃者巢賊猖
獗越州兵微將寡難以備禦聞麾下有兵馬使錢
鏐謀能料敵勇稱冠軍今貴州已平乞念唇齒之
義遣鏐前來協力拒賊事定之後功歸麾下聊具
金甲一副名馬二匹權表微忱伏乞笑納

原來董昌也有心疑忌劉漢宏先期差人打聽越州
事情已知黃巢兵退如今書上反說巢寇猖獗其中
必有緣故即請錢鏐來商議錢鏐道明公與劉觀察
隙嫌已構此不兩立之勢也聞劉觀察自託帝王之
胄欲圖非望巢賊在境不發兵相拒乃以金帛買和
其意不測明公若假精兵二千付鏐聲言相助漢宏
無謀必欣然見納乘便圖之越州可一舉而定於是
表奏朝廷坐漢宏以和賊謀叛之罪朝廷方事姑息
必重獎明公之功明公勳垂於竹帛身安於泰山豈
非萬全之策乎董昌欣然從之即打發回書著來使

俊遂係遵只加錢鏐不陷其計制

先去隨後發精兵二千付與錢鏐隨行囑道此去見幾而作小心在意却說劉漢宏接了回書知道董昌已遣錢鏐到來不勝之喜便與賓客沈苛商議沈苛道錢鏐所領一千人皆勝兵也若縱之入城實爲難制今俟其未來預令人迎之使屯兵於城外獨召錢鏐相見彼既無羽翼惟吾所制然後遣將代領其兵厚加恩勞使倒戈以襲杭州疾雷不及掩耳董昌可克矣劉漢宏又讚道吾心腹人所見極明妙哉妙哉即命沈苛出城迎候錢鏐不在話下再說錢鏐領了二千軍馬來到越州城外沈苛迎住相見禮畢沈苛

道奉覲察之命城中狹小不能容客兵權於城外屯札單請將軍入城相會錢鏐已知劉漢宏撥賺之計便將計就計假意發怒道錢某本一介匹夫荷察使不嫌愚賤厚弊相招某感察使知己之恩願以肝腦相報董刺史與察使外親內忌不欲某來又只肯發兵五百人某再三勉強方許二千之數某挑選精壯一可當百特來輔助察使成百世之功業察使不念某勤勞親行犒勞乃安坐城中呼某相見如呼下隸此非敬賢之道某便引兵而回不願見察使矣說罷仰面歎云彼某一片壯心可惜可惜沈許只認是真

此時錢公已氣不過容有什麽

心慌忙收科道將軍休要錯怪觀察實不知將軍心事今某進城對觀察說知必當親自勞軍與將軍相見說罷策馬入城去了錢鏐分付手下心腹將校如此如此各人暗做准備且說劉漢宏聽沈苛回話信以爲然乃殺牛宰馬大發錢糧爲犒軍之禮旌旗鼓樂前導直到北門外館驛中坐下等待錢鏐入見仰望他行偏裨見主將之禮誰知錢鏐領着心腹二十餘人昂然而入對着劉漢宏拱手道小將甲冑在身恕不下拜了氣得劉漢宏面如土色沈苛自覺失信滿臉通紅上前發怒道將軍差矣常言軍有頭將有

主尊卑上下、古之常禮。董刺史命將軍來，與觀察助力，將軍便是觀察麾下之人，况董刺史出身觀察門下，尚然不敢與觀察敵體，將軍如此倨傲，豈小覷我楚州無軍馬乎。說聲未絕，只見錢鏐大喝道：無名小子，敢來饒舌！將頭巾望上一撚，二十餘人一齊發作，說時遲，那時快，錢鏐拔出佩劍，沈昔不曾防備，一刀剁下頭來。劉漢宏望館驛後便跑，手下跟隨的約有百餘人，一齊上前來拿錢鏐，怎當錢鏐神威雄猛，如砍瓜切菜，殺散衆人，逕往館驛後園來尋劉漢宏，並無踪跡，只見土墻上缺了一角，已知爬墻去了。錢鏐

倘𢙍不迭，率領二千軍衆，便想攻打越州，看見城中已有准備，自已後軍無繼，孤掌難鳴，只得撥轉旗頭，重回舊路。城中劉漢宏聞知錢鏐回軍，即忙點精兵五千，差驍將陸萃爲先鋒，自引大軍隨後追襲。却說錢鏐也料定越州軍馬，必來追赶，晝夜兼行，來到白龍山下，忽聽得一棒鑼聲，山中擁出二百餘人，一字兒擺開，爲頭一個好漢，生得如何？怎生打扮？

頭裹金絲唐巾，身穿綠錦衲襖，腰拴搭膊，腳套皮靴，掛一副弓箭袋，拿一柄潑風刀，生得濃眉大眼，紫面拳鬚，私商船上有名人，厮殺場中無敵手。

錢鏐出馬上前覷看那好漢見了錢鏐撇下刀納頭便拜錢鏐認得是販鹽爲活的顧三郎名喚顧全武乃滾鞍下馬扶起道三郎久別如何却在此處顧全武道自蒙大郎活命之恩無門可補報聞得黃巢兵到欲待倡率義兵保護地方就便與大郎相會後聞大郎破賊成功爲朝廷命官又聞得往越州劉御察處效用不才聚起鹽徒二百餘人正要到彼相尋帮助何期此地相會不知大郎回兵爲何如此之速錢鏐把劉漢宏事情備細說了一遍便道今日天幸得遇三郎正有相煩之處小弟算定劉漢宏必來追赶

因此連夜而行他自恃先進不以董刺史為意又杭州是他舊治追赶不着必然直趋杭州與董家宗闘三郎率領二百人暫住白龍山下待他兵過可行詐降之計若兵臨杭州只看小弟出兵迎敵三郎從中而起漢宏可斬也若斬了漢宏便是你進身之階小弟在董刺史前一力保薦前程萬里不可有恨顧全武道大郎分付無有不依兩人相别各自去了正是

太平處處皆生意　衰亂時時盡殺機

我正算人人算我　戰場能得幾人歸

却說劉漢宏引兵追到越州界口先鋒陸莘探知錢

鏐星夜走回來稟漢宏回軍漢宏大怒道錢鏐小卒吾爲所侮有何面目回見本州百姓杭州吾舊時管轄之地董昌吾所薦拔吾今親自引兵到彼務要董昌發了錢鏐輸情服罪方可恕饒不然誓不爲人當下喝退陸萃傳令起程向杭州進發行至富陽白龍山下忽然一棒鑼聲湧出二三百餘人一字兒擺開爲頭一個好漢手執大刀甚是兇勇漢宏吃了一驚正欲迎敵只見那漢約住刀頭厲聲問道來將可是越州劉察使麼漢宏回言正是那好漢慌忙撇刀在地拜伏馬前道小人等候久矣劉漢宏問其來意那漢

道小人姓顧名全武乃臨安縣人氏因販賣私鹽被州縣訪名擒捉小人一向在江湖上逃命近聞同股兄弟錢鏐出頭做官小人特往投奔何期他姤賢嫉能貴而忘賤不相容納只得借白龍山權住落草昨日錢鏐到此經過小人便欲殺之爭奈手下衆寡不敵怕不了事聞此人得罪於察使小人願為前部少効犬馬之勞劉漢宏大喜便教顧全武代了陸萃之職分兵一千前行陸萃收作後哨不一日來到杭州城下此時錢鏐已見過董昌預作準備聞越州兵已到董昌親到城樓上叫道下官與察使同為朝廷命

官、各守一方下官並不敢得罪蔡使不知到此何事劉漢宏大罵道你這背恩忘義之賊若早識時務斬了錢鏐獻出首級免動干戈董昌道蔡使休怒錢鏐自來告罪了只見城門開處一軍飛奔出來來將正是錢鏐左有鍾明右有鍾亮還衝入敵陣要拿劉漢宏漢宏着了忙急叫先鋒何在傍邊一將應聲道先鋒在此手起刀落斬漢宏於馬下把刀一招錢鏐直殺入陣來大呼降者免死五千人不戰而降陸擧自刎而亡斬漢宏者乃顧全武也正是

有謀無勇堪資畫　有勇無謀易喪生

必竟有謀兼有勇　佇看百戰百成功

董昌看見斬了劉漢宏大開城門收軍錢鏐引領全武見了董昌董昌大喜即將漢宏罪狀申奏朝廷并列錢鏐以下諸將功次那時朝廷多事不暇究問乃升董昌爲越州觀察使就代劉漢宏之位錢鏐爲杭州刺史就代董昌之位鍾明鍾亮及顧全武俱有官爵鍾起將親女嫁與錢鏐爲夫人董昌移鎮越州將杭州讓與錢鏐錢公錢母都來杭州居住一門榮貴自不必說却說臨安縣有個農民在天目山下鋤田鋤起一片小小石碑鐫得有字幾行農民不識把與

村中學究羅平看之羅學究拭土辨認乃是四句讖語道是

天目山垂兩乳長　龍飛鳳舞到錢塘
海門一點巽峰起　五百年間出帝王

後面又鐫着郭璞記四字羅學究以為奇貨留在家中次日揹了石碑走到杭州府獻與錢鏐刺史蓋陳天命錢鏐看了大怒道匹夫造言欺我合當斬首羅學究再三苦求方免喝教亂捧打出其碑就庭中毀碎原來錢鏐已知此是吉讖命應在自己身上只恐聲揚於外故意不信乃見他心機周密處再說羅學

罵字未毀字羅平恐鳥啼初起羅心上千

究撥打深恨刺史無禮好意反成惡意心生一計不若將此碑獻與越州董觀察定有好處想此碑雖然毀碎尚可湊看乃私賂守門吏卒在庭中拾將出來原來只破作三塊將字跡湊合一毫不損羅平心中大喜依舊包裹石碑取路到越州去行了二日路上忽逢一簇人攢擁着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兒那孩子手中提着一個竹籠籠外罩着布幕內中養着一隻小小翠鳥羅平挨身上前問其緣故衆人道這小鳥兒又非鸚哥又非鸜鵒却會說話我們要問這孩子買他頑耍還了他一貫足錢還不肯話聲未絕只見

新刊小說　[illegible]

那小鳥兒將頭顛兩顛遶蔡道皇帝萬歲帝萬歲子問道這小鳥兒還是天生會話還是教成的孩子道我爹在鄉里砍柴聽得樹上說話却是這畜生用黐竿黐得來是天生會話的羅平道我與你兩貫足錢賣與我罷孩子得了兩貫錢歡歡喜喜的去了羅平提了鳥籠急急赶路不一日來到越州口稱有機密事要見察使董昌喚進屏開從人正要問時那小鳥兒又在籠中叫道皇帝董皇帝董董昌大驚問道此何鳥也羅平道此鳥不知名色天生會話宜呼曰靈鳥因於懷中取出石碑備陳來歷自晉初至今正合

可惜甚巳非其人

五百之數方今天子微弱唐運將終祭吾二王互相爭殺天下英雄皆有割據一方之意錢鏐原是察使創業之地靈碑之出非無因也况靈鳥吉祥明示天命察使先破黃巢再斬漢宏成名方盛遠近震懾若乘此機會用越杭之衆恭并兩浙上可以窺中原下亦不失爲孫仲謀矣原來黃昌見天下紛亂久有圖霸之意聽了這一席話大喜道足下遠來殆天賜我立功也事成之日即以本州觀察相酬於是拜羅平爲軍師招集兵馬又於民間科斂以充犒餉命巧匠製就金絲籠子安放靈鳥外用蜀錦爲衣罩之又寫

寄書一封差人送到杭州錢鏐徵他募兵聽用錢鏐見書人驚道董昌反矣乃寄表奏朝廷朝廷即拜錢鏐爲蘇杭等州觀察於是錢鏐更造杭城自秦望山至於范浦周圍七十里再奏表聞加鎮海軍節度使封開國公董昌聞知朝廷累加錢鏐官爵心中大怒駡道賊狗奴敢賣吾得官耶吾先取杭州以洩吾恨羅平諫道錢鏐異志未彰且新膺寵命討之無名不若詐稱朝命先正王位然後以尊臨卑平定睦州廣其兵勢假道於杭以臨湖州待錢鏐不從乘間圖之若出兵相助是明公不戰而得杭州矣又何求乎董

昌依其言乃假裝朝廷詔命封董昌爲越王之職使專制兩浙諸路軍馬旗幟上都換了越王字號又將靈碑及靈鳥宣示州中百姓使知天意民間三丁抽一得兵五萬號稱十萬浩浩蕩蕩殺奔睦州來睦州無備被董昌攻破了停兵月餘改換官吏又選得精兵三萬人軍威甚盛自謂天下無敵謀稱越帝徵兵杭州欲攻湖州錢鏐道越兵正銳不可當也不如迎之待其兵頓湖州遂乘其弊無不勝矣於是先遣鍾明申詞犒師續後親領五千軍馬願爲前部自效董昌大喜行了數日錢鏐僞稱有疾暫留途中養病董

襲兵

昌更不疑惑，催兵先進。有詩為證：

勾踐當年欲豢吳　卑辭厚禮破姑蘇
董昌不識錢鏐意　猶恃兵威下太湖

却說錢鏐打聽越州兵去遠，乃引兵而歸，挑選精兵千人，假做越州軍廣號，遣顧全武為先鋒，來襲越州。又分付鍾明、鍾亮各引精兵五百，潛屯餘杭之境，分付不可妄動，直待董昌還救越州時節，兵從此過，然後自後掩襲他，無心戀戰，必獲全勝。分撥已定，乃對賓客鍾起道：守城之事，專以相委。越州乃董賊巢穴，吾當親往觀變，若巢穴既破，董昌必然授首無疑矣。

乃自引精兵二千，授應顧全武與馬步說顧全武打了越州兵旗號，一路並無阻攔，直到越州城下，只說催趲攻城火器，賺開城門。顧全武大聲道：董昌僭號背叛朝廷，錢節使奉詔來討，大軍十萬已在城外矣。越州城中軍將，都被董昌帶去，留的都是老弱殘兵，拒敵顧全武，逕入府中，將僞世子董榮及一門老幼三百餘人拘於一室，分兵守之。恰好杭州大軍已到，聞知顧全武得了城池，整兵而入，秋毫無犯。顧全武迎錢鏐入府，出榜安民。已定，寫書一封，遣人往董昌軍中投遞。書曰

鏐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唐運雖衰，天命未改，而足下妄自矜大，僭號稱兵，凡為唐臣，誰不憤疾，鏐迫於公義，輒遣副將顧全武率兵討逆，兵聲所至，越人倒戈，足下全家盡已就縛，若能見機伏罪，尚可全活，乞早自裁，以救一家之命，

却說董昌攻打湖州不下，正在帳中納悶，又聽得靈鳥叫聲，皇帝董，皇帝董，董昌擡起錦罩看時，一個眼花，不見靈鳥，只見一個血淋淋的人頭在金絲籠內掛着，認得是劉漢宏的面龐，唬得魂不附體，大叫一聲，驀然倒地，衆將急來救醒，定睛半晌，再看籠子內

都是點點血跡果然沒了靈鳥董昌心中大惡急召羅平軍師商議告知其事問道主何吉凶羅平心知不祥之兆不敢直言乃說道大越帝業因斬劉漢宏而起今漢宏頭現此乃克敵之徵也說猶未了報道越州差人下書董昌拆開看時知道越州已破這一驚非小羅平道兵家虛虛實實未可盡信錢鏐托病回兵必有異謀故造言以煽惑軍心明公休得自失主張董昌道雖則真偽未定亦當回軍還顧根本羅平叫將來使斬訖恐洩漏消息再教傳令并力攻城使城中不疑夜間好辦走路是日攻打湖州至晚方歇

捱到二更時分、拔寨都起、驍將薛明徐福各、引一萬人馬先行、董昌中軍隨後進發、郝將睦州帶來的三萬軍馬、與羅平斷後、湖州城中見軍馬已退、恐有詭計、不敢追襲、且說徐薛二將引兵晝夜兼行、早到餘杭山下、正欲埋鍋造飯、忽聽得山凹裏連珠砲響、鼓角齊鳴、鍾明鍾亮兩枝人馬、左右殺將出來、薛明接住鍾明廝殺、徐福接住鍾亮廝殺、徐薛二將、雖然英勇、爭奈軍心惶惑、都無心戀戰、且晝夜奔走、俱已疲倦、怎當虎狠般這兩枝生力軍、自古道兵離將敗、薛明看見軍伍散亂、心中着忙、措手不迭、被鍾明斬於

馬下，拍馬來夾攻徐福。徐福敵不得二將，亦被僵亮，斬之。衆軍都棄甲投降。二鍾商議道：趁兵前部催收，董昌大軍隨後即至，衆寡不敵，不若分兵埋伏，待其兵已過去，從後擊之，彼知前部有失，必然心忙思竄，然後可獲全勝矣。當下商量已定，將投降軍衆徙去使報董昌消息。却說董昌大軍正行之際，只見敗軍紛紛而至，報道徐薛二將俱已陣亡。董昌心膽俱裂，只得抖擻精神，麾兵而進。過了餘杭山下，不見敵軍，正在疑慮，只聽後面連珠砲響，兩路伏兵齊起，正不知多少人馬。越州兵爭先逃命，自相踐踏，死者不計

其數直奔了五十餘里方纔得脫收拾敗軍三停又折一停只等羅平後軍消息誰知睦州兵雖然跟隨董昌心中不順今日見他回軍幾個裨將商議殺了羅平將首級向二鍾處納降並力來追董昌董昌聞了此信不敢走杭州大路打寬轉打從臨安桐廬一路而行這裏錢鏐早已算定預先取鍾起來守越州自起兵回杭州等候董昌却教顧全武領一千人馬在臨安山險處埋伏以防衆逆董昌行到臨安軍無隊伍正當爬山過險却不隄防顧全武一枝軍衝出當先顧全武一騎馬一把刀橫行直撞逢人便殺大

喝降者免死軍士都拜伏於地那個不要性命的敢來交鋒董昌見時勢不好脫去金歷金甲逃往村農家逃難被村中拆縛獻出顧全武想道越兵雖降其勢甚衆怕有不測一刀割了董昌首級以絶越兵之意重賞村農正欲下寨歇息忽聽得山凹中鼓角喧天塵頭起處軍馬無數而來顧全武道此必越州軍後隊也綽刀上馬準備迎敵馬頭近處那邊擁出二員大將不是別人正是鍾明鍾亮為追赶董昌到此三人下馬相見各敘功勳是晚同下寨于臨安地方次日拔寨都起行了二日正迎着錢鏐軍馬原來錢

鏐哨探得董昌打從臨安逃轉怕顧全武不能了事自起大軍來接應已知兩路人馬都已成功令兵回杭州城來真個是

喜孜孜鞭敲金鐙響　笑吟吟齊唱凱歌回

顧全武獻董昌首級二鍾獻薛明徐貓羅平首級錢鏐傳令向越州監中取董昌家屬三百口盡行誅戮爲表報捷此乃唐昭宗皇帝乾寧四年也那時中原多事吳越地遠朝廷力不能及聞錢鏐討叛成功上表申奏大加欵賞錫以鐵券誥命封爲上柱國彭城郡王加中書令未幾進封越王又改封吳王潤越等

即此一事天生帝王[illegible]

十四州得專封拜此時錢鏐志得意滿在杭州起造王府宮殿極其壯麗父親錢公已故錢母尚存奉養宮中錦衣玉食自不必說鍾氏册封王妃鍾起爲國相同理政事鍾明鍾亮及顧全武俱爲各州觀察使之職其年大水江潮漲溢城垣都被衝擊乃大起人夫築捍海塘累月不就錢鏐親往督工見江濤洶湧難以施功錢鏐大怒喝道何物江神敢逆吾意命强弩數百一齊對潮頭射去波浪頓然歛息不勾數日捍海塘築完命其門曰候潮門錢鏐歎道聞古人有云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耳乃擇日往臨安展

拜祖父墳塋用太牢祭享旌旗鼓吹振耀山谷改臨
安縣爲衣錦軍石鑑山名爲衣錦山用錦繡爲被蒙
覆石鏡設兵看守不許人私看幼時所坐大石封爲
衣錦石大樹封爲衣錦將軍亦用錦繡遮纏風雨毀
壞更換新錦舊時所居之地號爲衣錦里建造牌坊
販鹽的擔兒也裁個錦囊韜之供養在舊居堂屋之
內以示不忘本之意殺牛宰馬大排筵席遍召里中
故舊不拘男婦都來宴會其時有一隣媼年九十餘
[illegible]手提一壺白酒一盤角黍迎着錢鏐呵呵大笑說
道錢婆留今日直恁長進可喜可喜左右正欲么

一方太平不負錢鏐之功不小矣

錢鏐道休得驚動了他慌忙拜倒在地謝道當初若非王婆相救留此一命怎有今日王婆扶起錢鏐將白酒滿斟一甌送到錢鏐一飲而盡又將角黍供去鏐亦啗之說道錢婆留今日有得喫不勞王婆費心老人家好去自在命縣令撥里中肥田百畝爲王婆養終之資王婆稱謝而去只見里中男婦畢集見了錢鏐蟒衣玉帶天人般粧束一齊下跪錢鏐扶起都教坐了親自執觴送酒八十歲以上者飲金杯百歲者飲玉杯那時飲玉杯者也有十餘人錢鏐送酒畢自起歌曰

三節還鄉掛錦衣　吳越一王駟馬歸
天明明兮愛日輝　百歲荏兮會時稀
父老皆是村民不解其意面面相覷都不做聲錢鏐覺他意不懽暢乃改為吳音再歌歌曰
你輩見儂底歡喜　別是一般滋味子
長在我儂心子裏　我儂斷不忘記你
歌罷舉座歡笑都拍手齊和是日盡歡而罷明日又會如此一日各各有絹帛賞賜開賭場的戚漢老已故召其家厚賜之仍歸杭州後唐主禪位于梁梁主朱全忠改元開平封錢鏐為吳越王尋授天下兵馬

都元帥錢鏐雖受王封其實與皇帝行動不殊一般出警入蹕山呼萬歲據歐陽公五代史敘說吳越亦曾稱帝改元至今杭州各寺院有天寶〻大寶正等年號皆吳越所稱也自錢鏐王吳越終身無隣國侵擾享年八十有一而終謚曰武肅傳子元瓘元瓘傳子佐佐傳弟俶宋太祖陳橋受禪之後錢俶來朝到宋太宗嗣位錢俶納土歸朝改封鄧王錢氏獨霸吳越凡九十八年天目山石碑之讖應於此矣後人有詩贊云

將相本無種　帝王自有真

昔年監盜權　今日錦衣人
石鑑呈形異　廖生決相神
笑他皇帝畫　碑識枉殘身